

马甸回族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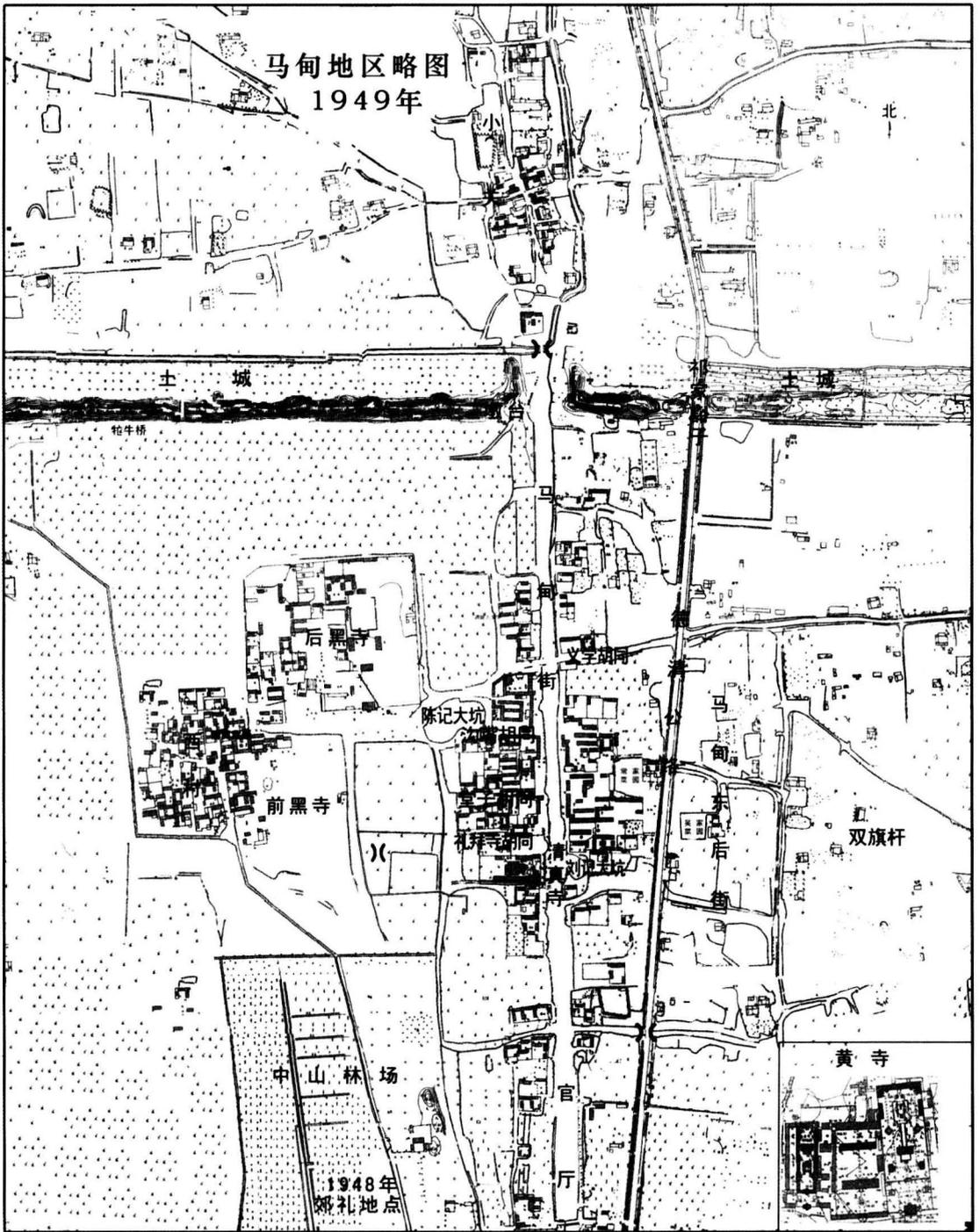
马甸清真寺
2018



满恒先，回族，1948年1月20日出生于北平后门桥。中专学历，早年就读于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夜大学中文本科毕业。1969年1月参加工作，做过工人，当过企业报、行业报编辑、记者、主编20余年。曾在《中国机械报》、《中国国门时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报纸和《北京档案》、《西城追忆》、《文化宣南》、《开拓》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篇，计20万字，摄影作品数十幅。“门”和“神武门之夜”摄影作品参加过“2012大栅栏国际影展”。编撰《树村清真寺志》、《安河桥清真寺志》，合作出版《中国宗教文化》（燕山出版社，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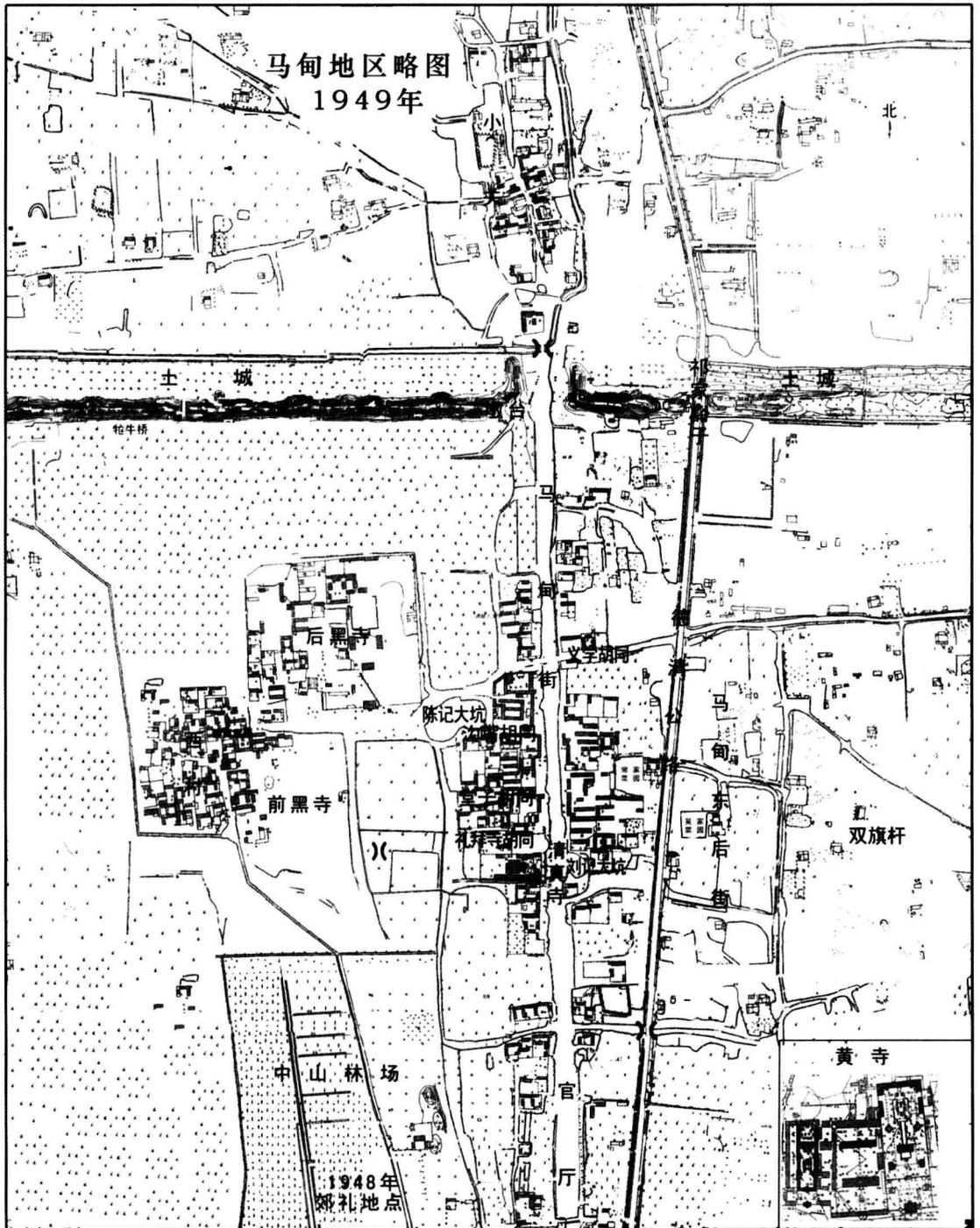
马甸回族史话

马甸地区略图
1949年



绘制：马增浦

马甸地区略图
1949年



绘制：马增浦

前言

北京的回族聚居区域，人们耳熟能详的有牛街、花儿市、朝阳门内外、常营等，当然也有马甸。在这些地区中，马甸的回族人口不算最多，名气也不算最大。但是，“马甸无羊市无肉”，羊行垄断京城数百年；丁氏“三杰”（丁竹园、丁宝臣、丁子瑜）与张氏“三杰”（张子文、张巨光、张巨龄）等，闻名京津报界、医药界、回教界。马甸这种经济与人文优势，又是其他回族聚居区域无可比拟的。马甸回民与其它区域的回族人，共同创造了中国化伊斯兰文明与民族辉煌。特别是在北京的新闻、出版、教育、医药诸方面都有独特的贡献，至于马行、羊行等更为马甸回民世代相袭。

中华民族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传统，因而续谱修志为官民所重视。中国古代州县长官有两大职责，一是收税，二是修志。因而，修撰地方史志关乎各级官员的政绩。中国的志书，上至《二十四史》，下至《京师坊巷志稿》，无论官修、“钦定”，还是民间写家、私人笔记，可谓浩如烟海，门类繁多，甚而淫巧之术、江湖黑话都有记载。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回教、回族的记载却少之又少。稍微涉及回回事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对回回也多有微辞。200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回回旧事类记》。其“前言”引《左传》“自古华夏，不育异类”，“伊斯兰文化是域外文化。因此，伊斯兰文化活动与回回人的生活，很难进入正统文化的视野。”这导致了“文献不足，是研究回回民族的很大障碍。”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回族史志不算完全空白。起码还有一本《冈志》，尽管它的发现纯属偶然。《冈志》成书于清雍正初期，记载的是北京牛街回族聚居与生存状态。1988年春，已故北京史专家张次溪先生的公子张叔文献出了家藏《冈志》。转年，该书又与古家存本、刘氏抄本合并出版了《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同年，刘东声、刘盛林所著《北

前言

北京的回族聚居区域，人们耳熟能详的有牛街、花儿市、朝阳门内外、常营等，当然也有马甸。在这些地区中，马甸的回族人口不算最多，名气也不算最大。但是，“马甸无羊市无肉”，羊行垄断京城数百年；丁氏“三杰”（丁竹园、丁宝臣、丁子瑜）与张氏“三杰”（张子文、张巨光、张巨龄）等，闻名京津报界、医药界、回教界。马甸这种经济与人文优势，又是其他回族聚居区域无可比拟的。马甸回民与其它区域的回族人，共同创造了中国化伊斯兰文明与民族辉煌。特别是在北京的新闻、出版、教育、医药诸方面都有独特的贡献，至于马行、羊行等更为马甸回民世代相袭。

中华民族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传统，因而续谱修志为官民所重视。中国古代州县长官有两大职责，一是收税，二是修志。因而，修撰地方史志关乎各级官员的政绩。中国的志书，上至《二十四史》，下至《京师坊巷志稿》，无论官修、“钦定”，还是民间写家、私人笔记，可谓浩如烟海，门类繁多，甚而淫巧之术、江湖黑话都有记载。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回教、回族的记载却少之又少。稍微涉及回回事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对回回也多有微辞。200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回回旧事类记》。其“前言”引《左传》“自古华夏，不育异类”，“伊斯兰文化是域外文化。因此，伊斯兰文化活动与回回人的生活，很难进入正统文化的视野。”这导致了“文献不足，是研究回回民族的很大障碍。”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回族史志不算完全空白。起码还有一本《冈志》，尽管它的发现纯属偶然。《冈志》成书于清雍正初期，记载的是北京牛街回族聚居与生存状态。1988年春，已故北京史专家张次溪先生的公子张叔文献出了家藏《冈志》。转年，该书又与古家存本、刘氏抄本合并出版了《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同年，刘东声、刘盛林所著《北

京牛街》出版，2014年改敬礼的《话说北京牛街》在坊间流传，2016年王力德、王力凡编辑、整理的《王孟扬诗文书画选》（上下册）成书。上述著述虽各有优长，但对牛街历史文化的记载，总算有了白纸黑字，可供后人参照。近年又有《树村清真寺志》、《树村村志》（回民部分）、《安河桥清真寺志》、《昌平清真寺志》、《马甸清真寺志》等问世。无疑，这是“盛世修志”的体现，尽管这些寺志记载的只是京郊小地方的回族历史，且仅与宗教有关。但这毕竟是个好的开端。

其实，马甸史料的收集10年前就在进行，那是为了修撰《马甸清真寺志》所做的准备。随着文字、照片与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这个近城之乡故事之多，史料之丰富，让人始料未及。马甸民生、民俗以及人物事迹等细节的显现，让原来的马甸逐渐清晰起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一部《马甸清真寺志》无论如何不能全部涵盖这些内容。《寺志》受题材、篇幅和读者群的限制，马甸回民那些与社会同步，并非宗教范畴的人和事，无法全面反映出来。例如丁庆三在中医外科的建树，丁宝臣、马援良为国捐躯等。这样就产生了写两部书的想法，即《马甸清真寺志》记录马甸清真寺历史，《马甸回族史话》反映马甸回族历史。前者侧重宗教、寺史；后者记载民生、民俗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马甸回族史话》辟有7个篇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马甸历史上的地理环境、民生、民俗、宗教、教育等情况。行文中参阅各类档案材料百余卷，引用60余件；参阅各类图书、报刊近50种、引用90余件。在史料收集中我们尽力做到渠道正规、旁证博引。对于原始材料要完整理解，择优择要，引用准确。行文中引用的史料力求严谨，位置适宜。档案材料要注明出处、档号；出版物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和时间。报刊要注明报刊名、出版日期等。引用口述材料，尽量注明讲述人及身份。为防止以偏概全，本书所引用报刊材料，既有《正宗爱国报》、《穆声报》、《正道》等回教刊物，也

有《京话日报》、《北京益世报》、《京师教育报》等非回教刊物。本书所附《马甸地区略图》（1949年），是依据“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测绘队”1963年测绘图纸，经电脑处理按1:2000比例尺还原而成。应该这样说，本书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均有据可查，真实可信。

从学术上讲，《马甸回族史话》是一部地方史志，尽管它反映的只是京郊一个小地方。说它小是因为它只记载了马甸，且多为回族的事。但是，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本小书已经突破了回族、回教的范围。书中写道，丁宝臣从一个阿訇成长为反对独裁专制的民主斗士；马廷壁奔走在苍山洱海，组织马帮运输抗战物资；马甸羊行由盛而衰，羊行子弟从“惯宰牛羊”蜕变为新中国的工程师、外交官。我们总是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应该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中国的。马甸的百年回族史，不正是中华民族近代奋起篇章中的一个符号，一抹亮丽吗？

序言

一本还带着油墨芳香气息的《马甸回族史话》摆在我的面前。翻看一下目录，内容很丰富：包括史地篇、民生篇、民俗篇、宗教篇、教育篇、文化篇、人物篇等七部分，全面反映了马甸历史上的地理环境、民生、民俗、宗教、教育等情况，反映了马甸回族人民的沧桑岁月。读着上面的文字，品味着马甸回族人民历史上的酸甜苦辣，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

老话儿说：“盛世修志。”这话可一点儿也不假。在过去那兵荒马乱的年景，在当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有谁会花心思为京城北郊荒野农村一帮靠贩卖屠宰羊只或靠马行、勤行、鸡鸭行等糊口的穷回回写史修志呢？那不是天方夜谭么？如今好了，京城这个著名回族乡的乡亲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正在信心百倍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一部由马甸人自己亲自书写的《马甸回族史话》也就自然而然地问世了。仅从这一点上看，就该为这部书点一个大大的赞！

我从小出生在东城，学习在东城，成长在东城，从来没有到

序言

一本还带着油墨芳香气息的《马甸回族史话》摆在我的面前。翻看一下目录，内容很丰富：包括史地篇、民生篇、民俗篇、宗教篇、教育篇、文化篇、人物篇等七部分，全面反映了马甸历史上的地理环境、民生、民俗、宗教、教育等情况，反映了马甸回族人民的沧桑岁月。读着上面的文字，品味着马甸回族人民历史上的酸甜苦辣，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

老话儿说：“盛世修志。”这话可一点儿也不假。在过去那兵荒马乱的年景，在当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有谁会花心思为京城北郊荒野农村一帮靠贩卖屠宰羊只或靠马行、勤行、鸡鸭行等糊口的穷回回写史修志呢？那不是天方夜谭么？如今好了，京城这个著名回族乡的乡亲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正在信心百倍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一部由马甸人自己亲自书写的《马甸回族史话》也就自然而然地问世了。仅从这一点上看，就该为这部书点一个大大的赞！

我从小出生在东城，学习在东城，成长在东城，从来没有到

过马甸。但是，对于马甸和马甸人并不完全陌生。我是在东城区南池子大街出生的，先父当年在那里开了一个羊肉铺，名曰“人和号”，带卖早点和午餐、晚餐，所售的羊肉据说就来自马甸。我幼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穆安小学读书，常听老师和长辈们说起过马甸，说起过东来顺特有本事的大掌柜马祥宇。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研究以后，不仅从书刊杂志上看到许多关于马甸回民的一些往事，而且还在学术会议上认识了一些马甸人，例如，薛文波老人，就是我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上结识的一位前辈学者。我们曾一起到临夏考察参观“河州八坊”，也曾在相互交流中听他讲述当年带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故事，讲他对当前伊斯兰教状况的各种看法。记得我那篇试论杜文秀维护民族团结历史作用的文章在《甘肃民族研究》上发表以后，他老人家曾在一封来信中对我进行鼓励与支持，并说：看来，杜公的案子在我国历史学界是翻过来了，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当年被迫走出国门的白彦虎前辈还在蒙受不白之冤，希望能再接再厉，实事求是地考证回族历史，把前辈们头上被扣的“叛国帽子”摘下来，还历史一个公道！薛老的嘱托至今言犹在耳，我记得清清楚楚，深受教育。

如今，翻阅着这部书稿，使我对马甸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对马甸回族前辈们更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马甸回族前辈们的革命胆识和勇气令我钦佩。早在辛亥革命前后，神州大地反帝爱国思潮汹涌澎湃。在这种革命浪潮的鼓荡下，马甸回族丁竹园先生领时代之先，关注国家、社会的“伤病”，殚精竭虑寻找“济世良方”，奔走京津，组织社团，创办报纸，大力宣传爱国主张，苦苦追求“济世救亡”，毅然承担起“医生、社会活动家、爱国报人三重社会角色”。作为一位名噪津门的医生，他把底层民众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不仅诊金“平民减半，贫者全免”，而且“两副药痊愈，绝不开三副”。他特别关注公共卫生事业，呼吁民众注意环境卫生和饮食清洁，提倡当局和医界向民众普及医药常识，并率先垂范，在报刊上开辟“卫生浅说”、“济世良方”等专栏，大力宣传饮食、用药及医药卫生常识。他在 1905 年便组织成立了“天津医药研究会”，以大公无私为宗旨，开始思考中西医结合以造福民众的途径。他是京津两地率先呼吁“禁烟”、反对吸食鸦片的回族爱国志士之一，自 1897 年开始，就在《民兴报》、《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上陆续刊发数十篇禁烟文章；1910 年 11 月，与刘孟扬、张伯苓等倡导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恢复禁烟主权会”（后更名为“中国国民禁烟会顺直分会”）；次年 4 月，又与刘孟扬等人创办了“国民求废烟约会”并任会长兼

代表，赴京请愿，为彻底废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而奔走呼号。更令我感动的是，他是我国“白话办报，为民办报，言论自由办报”的先行者，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办报的创始者。早在 1897 年开始，他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07 年他又创办了《竹园白话报》。至 1927 年隐退医界止，丁竹园先生在报刊上笔墨耕耘了整整 30 个春秋，为鼓吹革命、爱国爱教、发展回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宗教改良发声呐喊。他大力提倡爱国爱教，化除回汉畛域，加强回汉民族团结，曾鲜明地提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他强烈呼吁：“无论哪一教，既是中国民，就当同心努力的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他强调，回族与汉族同为中国人，应该加强团结，“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不要无故地结怨为仇。他力主宗教改良，提出穆斯林要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兴办各种事业，只要“不悖教中重大的规矩就行了”，不必缩首畏尾，自缚手足。要进行宗教改良，必须从谋求回族经济文化发展这个关键问题入手：“千万在生计上多多的注意，空谈宗教那是靠不住的”；回民团体应该“专以谋普及教育之发达与教中人生计之稳固为宗旨，万不可与宗教混而为一”；提出回民应该多念书：“念书最能光大教门，不念书最能败坏教门”，“但求教育与实业日见发达，宗教亦就自然的光荣了”。他指出：“教

中诸事，受病太深，而且是有病不准人治。谁要是热心，有远虑，打算整顿教中的事情，谁就落个异端，轻者诅咒四起，怨声载道，重者就须挨一顿嘴巴、拳头。”这些文字，振聋发聩，凸显了这位回族革命先行者的胆识和勇气，至今读来仍令我们感动。其他如丁宝臣、丁子瑜、薛文波、马廷壁等前辈，也无一不是如此，丁宝臣反对独裁的呐喊，丁子瑜为民请命的演说，薛文波抗日救亡的呼唤，马廷壁在苍山洱海的艰辛跋涉，都在震撼着我的心灵，他们的爱国精神、胆识和勇气，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世代传承下去。

马甸回族前辈们热心于回回民族教育令我景仰。马甸回族前辈们很早就意识到回民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马甸就开设了“清真小学讲堂”。清光绪初年，丁善恩先生在清真寺内创办义学，教授儿童阿文、国文、大字、珠算等课程；到民国初年，在其几个儿子的支持与协助下，又将义学扩大规模，后来改名为“广育二小”。1918年，马弼臣先生一面行医，一面开办“养正学校”，除教学生学习“四书”外，还教《幼学》、《诗经》以及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学生们进行启蒙教育，令其弟子薛文波终生大受其益。1909年，张子文阿訇赴任马甸清真寺教长伊始，就在寺内办起了经汉学校，一面讲授《古兰》，一面讲授汉学，教

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陋室铭》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个经汉学校虽然仅仅办了三年，随着张子文阿訇的离任而停办，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巨大的，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丁子瑜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他思想新颖，中阿兼通，1915年他遵父命接掌义学后，迅速完成了从私塾先生到现代教师的转变，将父亲创办的义学改造成广育二小，接收回民、汉民贫寒子弟乃至残疾人入学，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及各种文化科学知识教育。该校一直办到1936年，从开始的一名教师、一班学生，到1930年前后即已经有校舍8间、近百名学生和拥有地亩若干的校产1处。此外，从1921年到1949年间，马甸人还先后在这里创办了马甸清真学校、西北四小、马甸短期小学、西村简易小学、国立成达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燕山中学等。这些学校的创办，尽管有的历史很短暂，但是，它们的创建本身就体现了马甸回族先贤们注重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注重民族智力的开发与精神素质的提升，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马甸回族前辈们致力于回汉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和谐的努力令我感动。历史上的马甸，多民族共存，多宗教共处，有回族也有汉族、藏族、满族、蒙古族，儒、释、道教与伊斯兰教并存。在共处一地的现实环境下，马甸回族穆斯林与兄弟民族、

兄弟宗教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就像是“投契的朋友，相敬相爱的兄弟”。丁庆三老医师看病不分回汉，一视同仁；丁竹园关于回汉民族同属中国人，应该相互尊重、同心努力把国家大事办好的呼吁；丁子瑜办学，招收各个民族的学生，不分彼此。凡此种种，都赢得了其他民族群众的尊重与信任。所以，当薛文波先生要办“西北四小”时，得到佛教黑寺住持德牟真、白云亭、棍敦屯巴等喇嘛的声援，黑寺住持白云亭老喇嘛主动深夜来访，愿意将这座有着 300 年历史的皇家喇嘛寺院察汗庙作为校舍，解决了办学无校舍的最大难题；在进一步落实了办学经费以后，拟定暂招一个班、28 名学生，“既有回民子弟，也有庙里的小喇嘛，什么嘉木央、车巴、扎西等；附近满洲营盘里的孩子也来就学；当然，还有汉族子弟。”1934 年 3 月 18 日，后黑寺的“西北四小”举行隆重开学典礼时，600 多位来宾中，既有回族大阿訇，也有喇嘛庙的佛教高僧；既有回民教育工作者，也有回汉各界士绅；招待人员中还有喇嘛干基尔等人；会上发言者一致倡导各民族、宗教不分畛域、合力办教育的宗旨。

如今，我们已经踏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祖国如旭日朝阳，正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正在向强起来迈进；